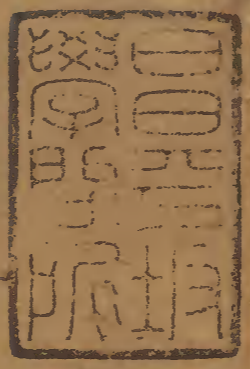


禮記註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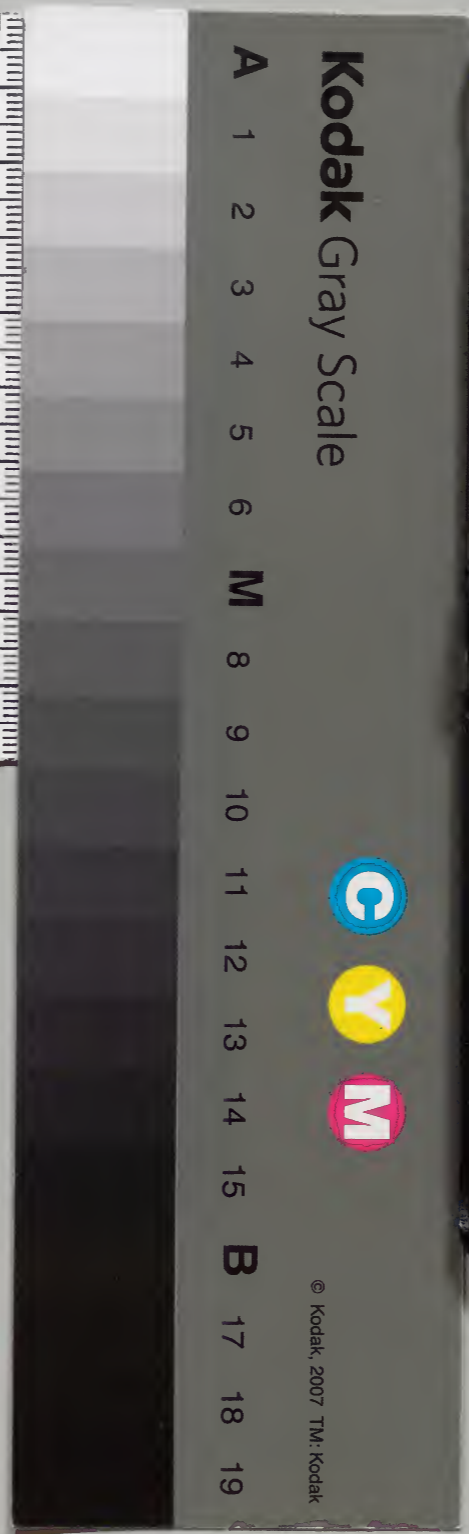
二十九三十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二七四函 | 二〇四 | 漢 |   |
| 一    | 三五五 | 書 |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2045 |   |
| 冊數   | 35 ( 15 ) |      |   |
| 函號   | 別         | 47   | 4 |

共三十五



之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九

淺草文庫

國子祭酒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利

勅撰

學

曰磬

其刑罪則織剝亦告于甸人

織讀為織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

不於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

官割臙臙刺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為鞠讀書用法曰鞠

公族無宮刑

宮割刑獄

校

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

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

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公

曰宥之宥寬也欽寬其罪出於刑也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

公之又復也有司又曰在辟及三者不對走出致

刑于甸人對答也先者君每言者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

用已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

無及也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于公白已公素

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素服於凶事為吉於

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親哭之而不往弔為位哭之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

司哭正義曰此一節論公之同族有死刑之罪有司疏行法之事及公為之貶降之禮公族其有死

罪則磬于甸人者甸人掌郊野之官又云磬盡也磬謂縣

緘殺於甸人之官令其性命磬盡也其刑至甸人謂

族人犯罪者欲織刺刺割之時亦鞫讀刑法之書於甸

人之官也公族無官刑者雖犯官刑不得行官刑獄

成有司讞于公者成平也讞言白也謂獄斷既平定其罪

狀有司以此成辭言白於公若其所犯死罪白公之時則

曰某之罪在大辟其犯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公既得有司之白此公族之親則公更言曰寬宥之以法商量使從其寬也有司又曰在辟有司既得公言更往平審理無可出也有司又更白公言罪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及三者有司執法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凡三宥也初有司白公公令寬者則答公將更寬者及公遣三宥之後為公意無已有司不復對公則走出致此刑死之事於甸人也公又使人追之

謂追止行刑殺之人云雖然必赦之然猶如是雖罪重如是必更寬者赦其刑殺也右司對曰無及也言其追之不  
可及也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者謂公身  
著素服衣裳皆素不舉饌食為之變其常禮如其親疏倫  
輩之喪身不往弔無弔服也乃親自哭之於異姓之廟  
**注**縣縊殺之曰磬 正義曰磬謂磬盡也左傳云室如縣  
磬杜預云磬盡也皇氏云如縣樂器之磬也 **注**織讀至  
曰鞠 正義曰案魯語示小刑用鑽鑿次刑用刀鋸案墨  
刑刻其面是用鑽鑿也其宮劓之屬則劓割也故云宮劓  
曠墨劓則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云告讀為鞠讀書用法  
曰鞠者以刑之殺人皆於甸師氏何得唯告而已故以為  
鞠漢書每云鞠獄是也讀書讀囚人之所犯罪狀之書用  
法謂其法律平斷其罪鞠盡也謂推審其罪狀令盡也今  
言公族雖無宮刑但髡去其髮也 **注**罪既至類也 正  
義曰罪既正定不可宥謂罪當正條無可赦者之理君今  
乃更欲赦之者是重慎刑殺其族類也 **注**白已刑殺

正義曰公不遣刑而云反命于公者祇謂行刑者反迴而  
來告已刑殺之命言於公 **注**素服至弁矣 正義曰案  
下曲禮重素鄭云重素衣裳皆素謂之重素素為衣裳也  
此素服亦然也於凶事為吉者人以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比  
於凶事為吉也於吉事為凶者吉時皮弁服白布深衣素積  
裳以采為領緣今唯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為凶也非如五服  
之限故云非喪服也云君雖不服至弁經者並服問文也  
云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者案司服云王為三  
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是疑衰輕於錫  
衰諸侯為卿大夫既錫衰士宜卑降故疑衰但士有同姓  
異姓故以同姓為總衰異姓為疑衰知諸侯亦有三衰者  
以司服王有三衰又云上公如王之服轉次相如故知諸  
侯亦有三衰也此云君弔士疑衰案士喪禮公視斂注云  
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者彼謂士有俊選於君有師友  
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也或於諸侯弔士無文因諸侯  
弔必錫衰無明文故注云喪禮為錫衰也云素服亦皮弁

矣者諸侯亦為卿大夫弔服皮弁錫衰今此但云素服不言素冠故云亦皮弁也譙周云此素服著素冠非鄭義也  
注君於至哭之正義曰案檀弓云天子之公族朝哭諸侯爵弁經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是也

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謂以宗族事會

外朝以官體異姓也體猶連結也宗廟之中以爵

為位崇德也崇高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

官各登餽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上嗣祖之正統

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紀猶公事也

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以至尊不自異於親

之列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殺差也戰則

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行主君父之象正室守大廟

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以其不敢以庶守君所重諸父

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以其貴者守貴賤者守賤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

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

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贈睦

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

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鄉方言知所鄉

公族之罪雖親不

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

犯猶于也術法也

刑于

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

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

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

宮刑不翦其類也

翦割截也

**疏**

正義曰此謂第三節中之下節覆明在上

公族九條之義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此覆釋前第一

條言公族所以朝于內朝者其內親也欲使親在其內故

於內朝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者此覆釋在上第二條言宗族在內朝雖貴猶與賤者計年以為齒列者欲

明父子昭穆之本恩故也

外朝以官體異姓也者此覆

釋在上第三條也若族人在外朝則不復計年各隨官為

次者外朝主尊別不得以私恩為異故雖族人悉以計爵

為位是欲與異姓相連結以為體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

崇德也者覆釋上第四條也所以在廟中行禮時不計年

而以官爵列位者爵以德序而廟中行禮時是先祖尊嚴

之所所主在德不可私恩故列爵為位是崇高於右德也

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者此覆釋廟中所以授事必隨

官序司徒奉牛之屬者官由賢能而興今欲尊崇此賢故

授事以表之也登餼受爵則以上嗣尊祖之道也者此

覆釋所以登餼受爵用適子者夫祭祀是尊嚴於祖也適

子是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於尸及升餼尸饌是尊祖之

道理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者此覆釋前

第五條臣服君皆斬而已又以本輕者為下本重者為上

不計爵尊卑為次序者是不奪人本親之恩故輕重為序

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第之道達矣者此覆釋前第

六條公所以降已尊而與族人燕會齒列是欲使孝弟之道通達於下也君上存親而與族人燕則民有親屬者豈得相遺棄此孝弟之道達於下也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者此覆釋族食之事近者食稠遠者食希每世降一等是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者此覆釋前第七條公在軍戰伐之事而載遷王將行又使庶子官王守之者是為孝愛情深故也載王將行示不自專是孝也使守而尊之是愛也乃是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者此覆釋所以遣適子守大廟適子是宗室之正大廟是祖之正用適子守大廟是尊於宗及廟之室故也而君臣之道著矣者臣下不敢以庶賤之人守君所重是君臣之道著明也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者此覆釋前諸父諸子諸孫守貴宮下室之事而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讓於貴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五廟至親也此覆釋前第八條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之事所以必告安牲

者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此解既與君有親何得為庶人者賤其無能也敬吊臨贈贈睦友之道也者此覆釋前宜吊不吊宜免不免及贈贈必有正焉之事言君敬重吊臨贈贈不使闕失者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者此合結須庶子官義也不待於第九條覆而先在第八結者第九是罪惡之事今結邦國之功不且與罪惡相連故於此結也倫理也言庶子官治則邦國治理也邦國有倫而眾鄉方矣者若邦國治理則天下之人眾皆知其所鄉之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者此釋前第九條也犯干也有司獄官也術法也公族之親有罪公應宜赦赦之而猶在五刑者國立有司之官以法齊治一切今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干壞有司之正法也所以體百姓也者此解公所以不干有司正法義也法無二制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為一體不得獨有私也刑干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

也者此覆釋上致刑于甸人之事若異姓則刑之於市此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也弗甲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者此覆釋上無服及公親哭之事所以不甲無服哭於異姓之廟者為其犯罪忝辱先祖於公法合疏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者覆釋上君為之素服為之變之事所以素服居在外寢不在內又不聽樂為之變常者以其實是已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私喪之者骨肉之親雖犯刑戮無斷絕之理故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者覆釋上公族無官刑所以無官刑者不可翦其同類也上公族無官刑在哭與素服之前此在哭與素服之後此覆說刑殺之後君則哭之及素服文相連接待其事終然後別釋公族無官刑故在後也注翦割截也正義曰公族既無官刑當翦去其髮故掌戮云翦者使守積鄭康成注云謂同族本宮者是也

### 天子視學大昕鼓鐸所以警眾

早昧爽擊鼓以召眾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鐸學士眾至然後天子至乃

### 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

興猶舉也

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

### 有司平

有司平

### 事反命

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始之養也文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親奠之者已

是以往焉言始始立學也適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

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適饌省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眾賓必也



醴養老之珍具

親視其所有

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

養也

發咏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

反登歌清廟

謂

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

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

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說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

也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

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為用前歌後舞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

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由清廟與武也

有司告以樂闋

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義樂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

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論天子視學必遂養老之法則養老既

畢乃命諸侯羣吏令養老之事天子視學者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之時天子親往視學也

大昕鼓徵者謂視學之晨大猶初也昕猶明也徵猶召也謂初始昕明擊鼓以召學士所以敬言衆者初昕擊鼓警動衆人令早起也衆至然後天子至者衆人既聞鼓聲而起先至會聚

之處然後天子始至尊者體盤故也乃命有司行事興秩

節者天子既至乃命遣有司行此釋奠之事興舉也秩常也節禮也謂興舉非常舊禮以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則詩書禮樂之教官也 有司卒事反命者卒事謂終卒釋奠之事行事畢而反命於天子于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者若其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既視學畢則適之養老之處東序之中天子親自擇奠於先世之老祀先老既畢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禮先老畢遂之於東序中設三老五羣老之席位焉若非始立學則不釋奠於先老也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者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省親養老之珍具 遂發咏焉者省具既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發其歌咏以樂納之也 退脩之以孝養者謂三老五更入而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行孝養之道也 反登歌清廟者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

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也 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者謂既歌清廟之後則至旅酬之前語謂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義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者所談說善言論父子君臣長幼尊卑上下之道理也 合德音之致者德音謂歌清廟之詩文王道德之音致謂致極也言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合會清廟文王道德音聲理之至極也 禮之大者也言登歌清廟語說父子君臣之道是禮之大者也 下管象舞大武者謂登歌之後笙入立於堂下象謂象武王伐紂之樂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變文耳 大合衆以事者衆謂大會聚學士以登歌下管之事 達有神者謂歌舞其樂明達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 興有德者興謂發起謂發起文王武王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也 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者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是武王詩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 而上下之義行矣者既以此教上下衆知之是

上下之義行於衆庶也。有司告以樂闋者闋終也。謂養老之末無筭樂已終也。有司告王以樂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者於時。諸侯及鄉遂之吏在此。席王燕。未乃告之。令其養老幼也。曰反養老幼于東序者。此則王所告諸侯之辭也。令其各反其國養老幼。如我於東序之禮也。終之以仁也者。謂仁恩王家。但自養老是仁恩也。又令諸侯州里而行養老是終之以仁。謂仁恩之心也。  
**注** 早昧至學士。正義曰。經云大昕昕明也。恐是盛明之時。故云早昧爽之前。凡物以初為大。以末為小。必知早昧爽者。以云鼓徵衆至。然後天子至。若其盛明始召學士。則晚矣。  
**注** 興猶至報也。正義曰。秩常也。釋詁文也。云舉常禮祭先師先聖者。此謂因大合樂之時。在虞庠之中。祭先師先聖也。若四時常奠各於其學之中。又不祭先聖也。云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者。解天子不親釋奠之意。所以視學者。觀看有司行禮耳。非是為彼學士而報先聖先師也。  
**注** 凡大至學也。正義曰。言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者為其養志。是以往焉。大合樂者。鄭前注春合舞。秋合聲為大合樂。其實月令季春合樂亦是也。云言始始立學也者。以上文稱云始立學。故以此始為始立學。若然。始立學則之養老。而尋常視學則不養老。何得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然此云始之養也。為下釋奠於先王之學。故云始立學也。若非始立學之後。則視學凡養老於東膠。不釋奠於先老也。皇氏云。若尋常視學則養老於東膠。若始立學則養老於東序。以為周立三代之學。又立周之大學於東。謂之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故以東膠別也。  
**注** 三老至必也。正義曰。三老五更各一人。蔡邕以為更字為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為三人。五更為五人。非鄭義也。今所不取。云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三老。亦有更名五更。亦有老稱。但尊此老名。特屬三老耳。以其天子父兄所事故。知致仕者。知天子以父兄養之者。以天子冕而總于而舞。執觶而饋。是父兄事也。云取象三辰。謂日月星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其三辰

之星者二十八宿及諸星也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者案  
鄉飲酒注敷席賓席牖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云  
羣老如衆賓必也者三老既如賓五更既如介故羣老如  
衆賓以其無文故云心也案鄉飲酒注席衆賓於賓之西  
南面各特焉是也 **注**發咏至樂闋 正義曰此文承設  
席省醴之後也云發咏以大射之禮約之當納賓之節案  
大射賓入及庭奏肆夏此養老既尊故用兩君敵禮入門  
即奏肆夏故仲尼燕居云入門而縣興是也云退脩之謂  
既迎而入獻之以醴者謂迎老更就位主人乃退酌醴獻  
之也 **注**反就至樂之 正義曰知反就席乃席立於西  
階上者約鄉飲酒禮文知之也 **注**既歌至也語 正義  
曰案鄉飲酒登歌之後乃下管間歌合樂之後樂正告云  
正歌備定本云正歌云工歌備誤也工當爲正也云歌備  
而旅者案鄉飲酒之禮告正歌備後作相爲司正賓取鱓  
酬主人主人酬衆賓是歌備而旅酬也旅酬之時則語說  
合於樂之所美以成其意者解經合德音之致樂之所美

謂清廟之詩所美文王有君臣父子長幼之德今於旅之  
時論說君臣父子之道合會清廟所美之事以成就其升歌  
清廟之意 **注**象周至後舞 正義曰案詩維清奏象舞  
是武王作樂稱象也故左傳云見舞象箭南籥必知此是武  
王伐紂樂者以上文云登歌清廟此云下管象下云正君臣  
之位上下之義故知此象爲武王樂在堂下也云師樂爲  
用前歌後舞者今文是泰誓之文也 **注**由清廟與武也  
正義曰登歌清廟下管象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得正君  
臣之位貴賤之等也 **注**此所告者謂無筭樂 正義曰以  
上云登歌清廟次下管象此云告以樂闋下即云王乃命諸  
侯反養老是燕末之事故知樂闋者謂無筭樂也 **注**羣  
吏至是也 正義曰經云乃命公侯伯子男又云及羣吏諸  
侯既爲畿外故知羣吏謂畿內鄉遂之官也云各反養老  
如此禮是終其仁心者此是王命諸侯羣吏使之養老如此  
禮謂如王家於東序之禮是終竟其仁心也云孝經說以下  
者孝經援神契文云諸侯歸各帥於國者諸侯還歸帥行

於國云大夫勤於朝者大夫勤力行之於朝云州里驢於邑者州長里宰之官希驢慕仰行之於邑是也謂此在下奉行在上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

愛之以敬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行之以禮謂親迎之如見父兄脩之

以孝養謂親獻之薦之紀之以義謂既歌而語之終之以仁

謂又以命諸侯歸於國復自行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下節申說視學養老之義是故聖人之記事也者方釋養老之義記事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事前代之事也慮之以大者先解初將謀慮養老之時也慮謀也大謂孝弟也言謀慮於養老之事是本於孝弟故也故云慮之以大也

愛之以敬者解適饌省醴是愛而又敬之也 行之以禮者解遂發咏焉而自迎之如見父兄之禮也 脩之以孝養者解既迎又親獻醴薦饌是脩於孝養故也 紀之以仁義者解

既歌而語是紀錄德音之義亦存天下之大義也 終之以仁者解樂闋而又命諸臣令歸國各行此禮是終之以仁也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

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

不喻焉 言其為之本末露見盡可得而知也喻猶曉也 允命曰念終始

典于學 允當為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傳統說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

**疏** 正義曰此亦是第四節中之下節覆說養老而在府下衆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一舉事而衆皆知

其德之備者謂一舉養老之事以示於下而衆皆知其在禮之屬是也 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者大事謂養老初則慮之以大是慎其始末則終之以仁是慎其終

也而衆安得不喻焉聖人養老既慎其本末終始一一露見盡以示衆庶而衆何得不曉喻焉言衆皆曉喻養老之德也 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有允命尚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傳說所作錄記者既美養老終始而衆得曉諭是由學而來故引允命學爲可重之事以結之云念終始者言人君念錄事之終始常在於學中念之以學爲禮義之府故聖人於中而行養老之禮是念終始常於學也 注允當至之府 正義曰案尚書序云高宗夢得說得諸傳巖作說命三篇故知允當爲說也典常也釋詁文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朝夕朝

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爲世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內豎曰今日安世

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

子世子色憂不滿容 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內

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

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

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 羞必知所進必

知親所食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齋玄而

養 親猶自也養疾者齊玄玄冠玄端也膳宰之饌必敬視之

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疾之藥必親嘗之 試毒嘗饌

善則世子亦能食 善謂多於前嘗饌寡世子

亦不能飽又不及武王一飯再飯 以至于復初然後

亦復初復常所服 **疏** 正義曰此第五節也以文王為

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也 則世子親齊而養

者內豎既言有疾則世子親自齊戒衣玄冠玄端而養

也 **注** 親猶至端也 正義曰經云親齊恐是世子親

視齊戒之事非身自為故云親猶自也以其玄冠而養

是世子自養故知齊是世子自齊也云齊玄冠玄端

也以經直云齊玄故知冠衣俱玄也是以為玄冠玄端

此則齊服故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暴

組纓士之齊冠也玄端其衣則緇布衣也謂之端者端正

也其制正幅袂二尺二寸袷尺二寸鄭注玉藻云天子諸

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士冠禮上士玄端玄裳中士玄

端黃裳下士玄端雜裳齊必用玄者玄者陰也玄者陰

是陰之色陰氣靜齊亦靜故用玄也

### 禮運第九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

相變易陰陽轉旋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不以子

游為篇目者以曾子所問事類既煩雜不可以一理

目篇子游所問唯論禮之運轉之事故以禮運為標

耳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

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

祭宗廟時孔子仕

魯在助祭之中 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

而嘆

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

仲尼

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

嘆言偃孔子弟子游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

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謂五帝時

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文不言魯事為其大切廣言之大道之行

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公猶

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其子孝慈之道廣也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

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無匱乏也男有分分猶職也女有歸皆得良與之家貨惡其

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

身也不必為己勞事不憚施無吝心仁厚之教也是故謀

閑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尚辭讓之故也故

外戶而不閉禦風氣而已是謂大同同猶和也平也今

大道既隱去也天下為家傳位於子各親其

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俗狹大人世及以

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亂賊繁多為此以服之也大人諸侯也

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



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

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

起以其違大道敦朴之本也教令之稠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禹湯文

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由用也能用禮義以成治此六

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

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

有常考成也刑猶則也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

以為殃執執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是謂小康康安也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為薄

言小安者失之

則賊亂將作矣

**疏**

正義曰皇氏云從昔者仲尼以下至於篇末凡為四段自初至是謂小康

為第一明孔子為禮不行而致發嘆發嘆所以最初者凡

說事必須因漸故先發嘆後使弟子因而怪問則因問以

答也又自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至天下國家可得

而正也為第二明須禮之急前所嘆之意正在禮急故以

禮急次之也又自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至此禮

之大成也為第三明禮之所起前既言禮急急則宜知所

起之義也又自孔子曰嗚呼哀哉訖篇末為第四更正明

孔子嘆意也以前始發未得自言嘆意而言偃有問即隨

問而答答事既畢故更備述所懷也今此第一段明孔子

發嘆遂論五帝三王道德優劣之事各隨文解之昔者

仲尼與於蜡賓者謂仲尼與於蜡祭之賓也事畢者謂蜡

祭畢了出遊於觀之上者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

觀皇氏云登遊於觀之上熊氏云謂遊日者於觀之上喟

然而嘆者喟是嘆之形貌言口輔喟然而為嘆也

**注**蜡

者至之中正義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饗之者郊特牲文十二月者據周言之若以夏正言之則  
十月以殷言之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以萬物功成報  
之云亦祭宗廟者以月令孟冬云祈來年于大宗大割祠  
干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以臘先祖故云亦祭宗廟摠  
而言之謂之為蜡若析而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  
民故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此據摠而言之故祭宗  
廟而云與於蜡賓也廣雅云夏曰清祀以清潔祭祀殷曰  
嘉平嘉善也平成也以歲終萬物善成就而報功其蜡與  
臘名已具於上知此蜡是祭宗廟者以下云出遊於觀之  
上故知是祭宗廟也云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者以其  
與蜡祭故知仕魯也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為  
榮故雖臣亦稱賓也注觀闕室嘆之正義曰爾雅釋  
宮云觀謂之闕徐炎云宮門雙闕者舊懸法象使民觀之  
處因謂之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  
門之兩旁相對為雙熊氏得焉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

相兼案何休注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  
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云  
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案定二年雉門災及  
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  
於觀此觀又名象魏以其縣法象魏魏也其處魏魏高大  
故哀三年栢宮災季栢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  
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熊氏云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  
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于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穀梁  
傳云天子班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非鄭義也云感而  
嘆之者一感魯君之失禮二感舊章廢棄故為嘆也仲  
尼至何嘆作記者言其所嘆之由又言其所嘆之事  
故云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蓋者謙為疑辭不即指正  
也於時言偃在側而問之曰君子何嘆言嘆恨何事不  
云孔子而云君子者以論語云君子坦蕩蕩不應有嘆  
也故云君子何嘆注言偃孔子弟子子游正義曰  
案仲尼弟子傳云姓言名偃字子游魯人也孔子至志

焉孔子既見子游所問若拍言魯失禮恐其太切故廣言五帝以下及三王盛衰之事此一經孔子自序雖不及見前代而有志記之書披覽可知自大道之行至是謂大同論五帝之善自大道既隱至是謂小康論三王之後今此經云大道之行也謂廣大道德之行五帝時也與三代之英者英謂英異并與夏殷周三代英異之主若禹湯文武等丘未之逮也者未猶不也逮猶及也言生於周衰身不及見上代不能備知雖然不見大道三代之事而有志記之書焉披覽此書尚可知於前代也注大道至言之正義曰以下云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大道在禹湯之前故為五帝時也云英俊選之尤者案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十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毛詩傳又云萬人為英是英皆多於後選是俊選之尤異者即禹湯文武三王之中俊異者云志謂識古文者志是記識之名古文是古代之文籍故周禮云掌四方之志春秋云其善志皆志記之書也大道至大同

正義曰既云見其遺記此以下說記中之事故此先明五帝時也天下為公者謂天子位也為公謂揖讓而授聖德不私傳子孫而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者堯明不私傳天位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唯選賢與能也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也鄭注鄉大夫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四凶共工驩兜鯀三苗十六相八元謂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八愷謂蒼舒隕欽檇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也講信脩睦者講談說也信不欺也脩習也睦親也世淳無欺談說輒有信也故哀公問周豐云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是也又凡所行習皆親睦也故孝經云民用和睦是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者君既無私言信行睦故人法之而不獨親已親不獨子已子使老有所終者既四海如一無所獨親故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終其餘也壯有所用者壯謂年齒盛壯者也所用謂不愛其力以奉老幼也亦重任分輕任并斑白者不提挈是也幼有所

長者無所獨子故天下之幼皆獲養長以成人也。矜寡  
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者壯不愛力故四者無告及有疾  
者皆獲恤養也。男有分者分職也無才者耕有能者  
各當其職無失分也。女有歸者女謂嫁為歸君上有道  
不為失時故有歸也若失時者則詩衛女淫奔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是失時也故注云皆得良奧之家。貨惡  
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者貨謂財貨也既天下共之不  
獨藏府庫但若人不收錄棄擲山林則物壞世窮無所  
用故各收寶而藏之是惡棄地耳非是藏之為己有之  
便與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者力謂為事用  
力言凡所事不憚幼勞而各竭筋力者正是惡於相  
力不出於身耳非是欲自營贍故云不必為己也。是故  
謀閉而不興者興起也夫謀之所起本為鄙詐今既天下  
一心如親如子故圖謀之事閉塞而不起也。盜竊亂賊而  
不作者有之輒與則盜竊焉施有能必位則亂賊何起作  
也。故外戶而不閉者扉從外闔也不閉者不用關閉

也重門擊柝本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侯於閉也  
但為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得拒故從外而掩也。是  
謂大同者率土皆然故曰大同。**注**禪位至親也。正義  
曰禪位授聖謂堯授舜也不家之者謂不以天位為己家  
之有而授子也天位尚不為己有諸侯公卿大夫之位灼  
然與天下共之故選賢與能也已子不才可捨子立他人  
之子則廢朱均而禪舜禹是也然已親不賢豈可廢已親  
而事他人之親但位是天位子是早下可以捨子立他人  
之子親是尊高未必有位無容廢己之親而事他親但事  
他親有德與己親同也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學祖  
顓頊而宗堯配天事重不以瞽叟為祖宗此亦不獨親之  
義也。**注**勞事至教也。正義曰以經云力惡其不出於  
身欲得身出氣力是勞事無憚也憚難也謂不難勞事云  
施無吝心者經云不必藏於己財貨欲得施散是無吝惜  
之心先釋力然後釋財便文無義例也。今天至小康。前  
明五帝已竟此明三代俊英之事也孔子生及三代之末

故稱今也隱去也于戈攻伐各私其親是大道去也天  
下為家者父傳天位與子是用天下為家也禹為其始也  
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君以天位為家故四海各親親  
而子子也貨力為己者藏貨為身出力贍己大人世  
及以為禮者大人謂諸侯也世及諸侯傳位自與家也父  
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也以此  
為禮也然五帝猶行德不以為禮三王行為禮之禮故五  
帝不言禮而三王云以為禮也城郭溝池以為固者城內  
城郭溝池以自衛固也禮義以為紀者紀綱紀也五  
帝以大道為紀而三王則用禮義為紀也以下以正君臣以  
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者緣此諸事有失故並用禮  
義為此以下諸事之紀也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  
云篤篤厚也兄弟同氣故言睦夫婦異姓故言和謂親迎  
合卺之事以設制度者又用禮義設為宮室衣服車旗  
飲食上下貴賤各有多少之制度也以立田里者田種

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異品以賢勇知者賢猶  
崇重也既盜賊並作故須勇也更相欺誨故須知也所  
以勇知之士皆被崇重也以功為己者立功起事不為  
他人也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者故誨詐之謀用是  
貨力為己而興作而戰爭之兵由此起者故誨詐之謀用是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者以其時謀作兵起  
遞相爭戰禹湯等能以禮義成治故云由此其選由用  
也此謂禮義也用此禮義教化其為三王中之英選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言此聖賢大人皆謹  
慎於禮以行下五事也以著其義者此以下皆謹禮  
之事也著明也義宜也民有失所則用禮明裁斷之使  
得其宜也以考其信者考成也民有相欺則用禮成  
之使信也著有過者著亦明也過罪也民有罪則用禮  
以照明之也刑仁者刑則也民有仁者用禮賞之以  
為則也講讓者民有爭奪者用禮與民講說之使推  
讓也示民有常者以禮行上五德是示見民下為常

足

法也然此五德即仁義禮知信也能明有罪是知也能請推讓即是禮也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殃者由用也去罪退之殃禍惡也若為君而不用上謹於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執位而衆人必以為禍惡共以罪黜退之是謂小康者康安也行禮自衛乃得不去執位及不為衆所殃而比大道為劣故曰小安也  
注大人諸侯也 正義曰上既云天下為家是天子之治天下也以大人世及而為禮明大人非天子又云世及復非卿大夫故以為諸侯凡文各有所對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為天子士相見禮云與大人言言事君對士又云事君故以大人為卿大夫  
注教令之稠其弊則然 正義曰以三王之時教令稠數徵責繁多在下不堪其弊則致如此然謂謀作兵起也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尚書舜征有苗則五帝有兵今此三王之時而云兵由此起者兵設久矣但上代之時用之希少時有所用故雖用而不言也三王之時每事須

利

學

兵兵起煩數故云兵由此起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

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

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視也遄疾也

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

是故夫禮必

本於天敬於地列於鬼神

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

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

屬也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

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

校

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

也民知禮則易教**疏**正義曰言偃既見夫子所云三王得禮則興失禮則亡故云禮之急也故孔子

乃答以禮所用既上以承天之道下以治民之情不云承地者承天則承地可知故失之者死者言失禮則死若桀紂也得之者生者若禹湯也引詩鄘風者證人若無禮不如速死此詩衛文公以禮化其臣子臣子無禮之人相視也視鼠有其形體人亦有其形體鼠無禮故賤人有禮故貴若人而無禮何異於鼠鼠之無禮不能損害人之無禮傷害更多故云胡不遄死胡何也遄疾也何不疾死無所侵害既言無禮則死又言禮之所起其本尊大故云夫禮必本於天言聖人制禮必則於天禮從天出故云必本於天非但本於天又殺於地殺效也言聖人制禮又效於地天遠故言本地近故言效列於鬼神者言聖王制禮布列法於鬼神謂法鬼神以制禮聖王既法

公

用

也

天地鬼神以制禮本謂制禮以教民故祀天禋地享宗廟祭山川一則報其禮之所來之功二則教民嚴上之義連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民既知嚴上之義曉達喪禮喪有君親既知嚴上則哀篤君親是曉達喪禮也祭是享祀君親既知嚴上則達於祭也射御是防衛供御尊者人知嚴上則達於射御冠昏者代之義昏有代親之感人知嚴上則達冠昏矣朝是君之敬上聘是臣之事君民知嚴上則達於朝聘在下既曉於此八者之禮無教不從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者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下既從教不復為邪故得而正也注聖人至屬也正義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昭二十五年左傳文則天之明者彼傳云為昏媾姻亞杜預云君眾星之共辰極也猶昏媾姻亞繫於家人云因地之利者彼傳云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是也云取法度於鬼神者下文云降于祖廟之謂仁義謂教令由於祖廟下者謂取仁於禘取義於祖是取仁義法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

與欲知禮終始所成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欲行其禮觀其所成是

故之杞杞夏后氏之後也而不足徵也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吾

得夏時焉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我欲觀殷道是

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宋殷人之後也吾得坤乾焉得殷

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

觀之觀於二書之意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

捭豚汗尊而抔飲蕡稭而土鼓猶若可

以致其敬於鬼神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

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汗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蕡讀為

由聲之誤也由瑀也謂禱土為稭也土鼓築土為鼓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

告曰皋某復招之於天然後飯腥而苴孰飯以稻米上古

未有火化苴孰取遺奠有火利也苴或為俎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

降知氣在上地藏謂葬故死者北首首陰也生者

南鄉鄉陽也皆從其初謂今行之然也昔者先王未有

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

其未有火化食腥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

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此上古之

時也後聖有作起然後脩火之利孰治也范金

鑄作器用合土瓦甓及甌大以為臺榭宮室牖戶榭器之所藏也

以炮裏燒之也以燔加於火上以身煮之也以炙貫之也以為

醴酪

蒸釀之也  
酪酢醢

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

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

故玄酒在室醴醑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

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

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

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

所是謂承天之祜

此言祭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祭讀為齊聲之誤也周

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醴與盎登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

近也祝祝為主人饗神辭也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

作其祝號

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敬與其

越席疏布以冪衣其冪帛醴醑以獻薦其

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祗號四曰牲號五曰盥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

大古也孰其敬謂體解而爛之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席也冪覆尊也冪帛練染以為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

然後退而

合身體其大豕牛羊實其簠簋豆鉶羹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

此謂薦令世之食也體其

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眾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也

禮之大成也

解子游以禮所成也

**疏**

正義曰言偃既見孔子極言禮故問其禮之終

始可得聞不孔子曰我欲觀夏道以下至禮之大成皆以所成之事但語意既廣非一言可了所答之辭凡有數節今略言之前云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我欲觀夏道至以是觀之論披檢二記之書乃知上代之禮運轉之事自夫禮之初至皆從其初論中古祭祀之事及死喪之禮今時所法於前取以行者自昔者先王至皆從其朔論昔者未有宮室火化後聖有作始制宮室炮燔醴酪之事今世取而行之故云皆從其朔但今世一祭之中凡有兩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自玄酒在室至承天之祐摠論今世祭祀饌具所因於

古及其事義摠論兩節祭祀獲福之義自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別論祭之上節薦上古中古之食并所用之物自然後退而合身至是謂大祥論祭之下節薦今世之食此禮之大成一句總結上所陳之言也我欲觀夏道者我欲行夏禮故觀其夏道可成與不是故之適於祀欲觀夏禮而與之成而不足徵者徵成也謂祀君閣弱不堪足與成其夏禮然因往適祀而得夏家四時之書焉夏禮既不可成我又欲觀殷道可成與不是故適宋亦以宋君閣弱不堪足與成其禮吾得殷之坤乾之書謂得殷家陰陽之書也其殷之坤乾之書并夏四時之書吾以二書觀之知上代以來至於今世時代運轉禮之變通即下云夫禮之初以下是也

**注** 欲行至所成 正義曰言我欲行夏禮觀此夏禮堪成與不知非直觀其禮而云觀其所成者以下云而不足徵 **注** 祀夏后氏之後 正義曰案樂記云武王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祀又史記云武王伐紂求夏后氏之後而得東樓公封之於祀是也 **注** 徵成至成

也 正義曰徵者徵驗之義故爲成若有賢君則自然成之當不須孔子而云無賢君不足與成者以祀是夏後雖有賢君欲成夏禮必須聖人贊佐若其君之不賢假令孔子欲往贊助終不能舉行夏禮雖助無益故論語云夏禮吾能言之祀不足徵則說之在孔子行之在祀君以祀君不能行故不足與成所以不能行者論語云文獻不足故也 **注**得陰陽之書 正義曰先言坤者熊氏云殷易以坤爲首故先坤後乾 **注**觀於二書之意 正義曰案孔子以大聖之姿無所不覽故脩春秋贊易道定禮樂明舊章今古墳典無所不載而獨觀此二書始知禮之運轉者以詩書禮樂多是周代之書皇帝墳典又不論陰陽轉運之事而夏之四時之書殷之坤乾之說並載前王損益陰陽盛衰故觀此二書以知其上代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 正義曰此一節論上代物雖質略以其齊敬可以致祭神明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者從此以下至禮之大成皆是三書所見之事夫者發語之端禮謂吉禮此吉禮元初

始諸飲食諸於也始於飲食者欲行吉禮先以飲食爲本但中古之時飲食質略雖有火化其時未有釜甑也其燔黍捭豚者燔黍者以水洮釋黍米加於燒石之上以燔之故云燔黍或捭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孰之故云捭豚汗尊而杯飲者謂鑿地汗下而盛酒故云汗尊以手掬之而飲故云杯飲賈桴者又搏土由爲桴皇氏云桴謂擊鼓之物故云賈桴 土鼓築土爲鼓故云土鼓 猶若可致其敬於鬼神者言上來之物非但可以事生若如也言猶如此亦可以致其恭敬於鬼神以鬼神饗德不饗味也 **法**中古至鼓也 正義曰伏犧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故易緯云蒼牙通靈昌之成運孔演命明道經蒼牙則伏犧也昌則文王也孔子則孔子也故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謂文王也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爲上古故士冠禮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大古亦上古也 不同者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

中古不同也此云中古者謂神農也知者以明堂位云土  
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是報田  
之祭伊耆氏始爲蜡則於時始爲田也今此云蕡稗土鼓  
故知此謂神農也蕡讀爲由者以經中蕡字乃是草名不  
可爲稗稗與土鼓相連由是土之流類故讀爲由由搗也  
廣雅云土鼓築土爲鼓者以與汗尊杯飲相連貴尚質素  
故知築土爲鼓周代極文而不爾也故杜注周禮籥章云  
以瓦爲匡不須築土或以爲稗則搏拊也謂搏土爲搏拊  
以手擊之而爲樂其築土爲鼓先儒未詳蓋築地以當鼓  
節不云築地鼓者以經稱土鼓故言築土順經文也經云  
禮之初始諸飲食謂祭祀之禮故始諸飲食其人情之禮  
起則遠矣故昭二十六年左傳云禮之可以爲國也又矣  
與天地並是也及其至其初正義曰上言古代質素  
此言後世漸文謂五帝以下至於三王及其身之死也升  
上屋而號呼告曰臯臯復者謂北面告天曰臯臯引聲之  
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魄復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

禮於含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  
之法苴孰者至欲葬設遣奠之時而用苞裹孰肉以遣送  
尸法中古脩火化之制也熊氏云升屋而號爲五帝時或  
爲三王時皇氏云中古也中古未有宮室皇說非也故  
天望而地藏也者天望謂始死望天而招魂地藏謂葬地  
以藏尸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者覆釋所以天望地藏  
之意所以地藏者由體魄則降故也所以天望招之於天  
由知氣在上故也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者體魄降入  
於地爲陰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死者既歸陰則生者南  
鄉歸陽也皆從其初者謂今世飯腥苴孰及死者北首  
生者南鄉之等非是今時始爲此事皆取法於上古中古  
而來故云皆從其初前文云燔黍捭豚謂中古之時次云  
及其死也似還論中古之死但中古神農未有宮室上棟  
下宇及在五帝以來此及其死也而云升屋則非神農時  
也故熊氏云及其死也以爲五帝時或爲三王時皇氏以  
爲及其死也還論中古時飯腥苴孰謂五帝時故云然後

其義非也。昔者至羽皮。正義曰此一節更論上古之事。昔者先王既云未有宮室。則摠是五帝之前云。未有火化之事。則唯為伏犧之前。以上文中古神農有火故也。冬則居營窟者。營累其土而為窟。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窟於地。上謂於地上累土而為窟。夏則居橧巢者。謂橧聚其薪以為巢。飲其血茹其毛者。雖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飽者。則茹食其毛以助飽也。若漢時蘇武以雪雜羊毛而食之。是其類也。後聖至其朔。正義曰此一節論中古神農及五帝并三王之事。各隨文解之。後聖有作者。謂上古之後聖人作起。然後脩火之利者。謂神農也。火利言脩者。火利先有用之。簡少至神農更脩益。使多故云。脩知者。以世本云燧人出火。案鄭六藝論云。燧人在伏犧之前。凡六紀九十一代。廣雅云。六紀三十六萬七千年。六紀計一百六十萬二千年也。范金合土者。范金者。謂為形范以鑄金器。合土者。謂和合其土燒之以作器物。豈以為臺榭宮室牖戶者。謂五帝時也。以炮以燔以為

醴酪及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之屬。亦五帝時也。皆從其朔者。謂今世所為范金合土燒炙醴酪之屬。非始造之皆做法中古以來。故云皆從其朔。孰謂身煮治謂陶鑄也。注瓦甒甗及甗大。正義曰檀弓云。有虞氏之瓦棺。釋器云。甒甗甗謂之甗。郭注云。塊塼也。禮器云。君尊瓦甒。又明堂云。秦有虞氏之尊。此等皆燒土為之。注榭器之所藏也。正義曰。知者案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云。樂器藏焉。爾穀梁云。樂器之所藏是也。故玄至之結。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因於古昔所供之物并酒之所陳之處。玄酒在室者。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玄。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玄酒。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於室內。而近北。醴醢在戶。醴謂醴齊。醢謂醢齊。以其後世所為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故云醴醢在戶。皇氏云。醴在戶內。醢在戶外。義或然也。其泛齊所陳當在玄酒南。醴齊北。雖無文約之可知也。以熊氏崔氏並云。此據禘祭用四齊不

用泛齊也。梁醴在堂者以早之故陳列又南近戶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早之故陳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煮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故云備其鼎俎案少牢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又云鼎入陳于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俎皆設于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故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鍾鼓者堂下之樂則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其歌鍾歌磬亦在堂下。脩其祝嘏者祝謂以主人之辭饗神嘏謂祝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也。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者上神謂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協

句而言之分而為二耳。皇氏熊氏等云上神謂天神也。以正君臣者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以篤父子者祭統云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也。以睦兄弟者祭統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眾兄弟是以睦兄弟也。以齊上下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也。夫婦有所者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也。是謂承天之祐者言行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祐福也。**注**此言至備也。正義曰今禮饌具所因於古者此玄酒在室及下作其祝號并然後退而合亨皆是今世祭祀之禮醴醎犧牲之屬是饌具也用古玄酒醴醎是所以因於古故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也云及其事義者從玄酒以下至其先祖以上是事也以正君臣以下至承天之祐是義也云梁讀為齊者案爾雅云梁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知梁當為齊聲相近而致誤引周禮五齊者是酒正文也鄭注云泛者成



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  
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鄭白矣  
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沉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  
云醴與盎澄與沈蓋同物者以酒正文醴緹之間有盎此  
醴醴之間有醴又周禮緹齊之下有沈齊此醴齊之下有  
澄齊故云醴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案此注澄是沈齊案  
酒正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不同故趙商疑而致問鄭答之  
云此本不誤轉寫為益澄字耳如鄭所答是轉寫酒正之文  
誤益澄字當云酒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同然案坊記云  
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注云淫猶貪  
也又以澄為清酒田瓊疑而致問鄭答之云禮運云醴醴  
醴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為沈齊酒為三酒  
坊記云醴也醴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  
實沈齊也如鄭此言坊記所云醴酒醴酒五齊亦言酒則  
澄酒是沈齊也是五者最清故云澄酒非為三酒之中清  
酒也是與禮運不異也云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者奠之

或在室或在堂或在下是不同處古酒奠於室近酒奠於  
堂或奠於下是重古略近云祝祝為主人饗神辭者案特  
牲少牢禮云祝稱孝孫某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尚饗是  
祝為主人饗神辭云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者此下  
云嘏以慈告詩小雅云錫嘏純嘏子孫其湛是致福於主  
人之辭也云祐福也者釋詁云福之言備郊特牲云言嘉  
慶備具福之道也其用酒之法崔氏云周禮大禘於大廟  
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  
后酌醴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醴齊因  
饋食之尊諸侯為賓則酌沉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  
之齊賓長酌尸酢用清酒如爵亦用三酒大禘則用四齊  
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醴在戶  
粢醴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盎齊  
饋食王酌醴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酌沈  
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為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如禘禮  
也四時之祭唯二齊三酒則自禘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

用也二齊醴盎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盎而  
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  
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  
因也諸侯爲賓亦酌盎齊三酒同於禘三酒所常同不差  
者三酒本爲王以下飲故尊卑自有常依尊卑之常不得  
有降禘時祭本明所用摠有多少故正祭之齊有差降  
也魯及王者之後大禘所用與王禘之禮同若禘與王四  
時同用三酒亦同於王侯伯子男禘皆用二齊醴盎而  
已三酒則並用用二齊之法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  
人酌盎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夫人還酌盎齊諸臣爲  
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事酒加爵皆清  
酒時祭之法用一齊故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鄭云  
謂朝事時也又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鄭云謂進孰時也  
其行之法朝踐君制祭則夫人薦盎爲獻進孰時君親割  
夫人薦酒朝獻時君酌盎齊以醑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  
以終祭也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禘之禮天子諸侯酌奠皆

用齊酒卿大夫之祭酌奠皆用酒具禘祭之法既備五齊  
三酒以實八尊禘祭在秋案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  
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醴  
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  
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尊彝盛明水  
黃彝盛鬱鬯凡有十八尊故崔氏云大禘祭凡十八尊其  
明水玄酒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祭日之且王服衮冕  
而入尸亦衮冕祝在後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  
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樂  
園鍾爲官九變而致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大室裸  
當灌之時衆尸皆同在大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  
注云尸祭之啤之奠之是爲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  
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  
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  
凡牲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牛案逸  
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

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  
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紀云天子諸侯之祭朝  
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脀骨燎  
于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前郊特牲云詔祝  
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  
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  
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此禮運薦其血  
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  
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乃退而合亨至  
薦孰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主入室大  
袒東面昭在右南面穆在左北面從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  
以罍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罍諸侯奠角  
即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膋炳蕭合馨蕪郊特牲  
注云奠謂薦孰時當此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  
迎尸入室舉此奠罍主人拜以俎尸故郊特牲云舉罍角  
拜俎尸是也后薦饌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盞齊

以獻尸為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  
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  
酌尸為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  
此王酌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  
人受俎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醴  
齊以酌尸為八獻也鄭注曰尊彝云變再獻為饋獻者亦  
尊相因也再獻后酌尸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  
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為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  
為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案特牲有三加則天子以下  
加爵之數依尊卑不祇三加也故特牲三加爵別有嗣子  
舉奠文王世子諸侯謂之上嗣舉奠亦當然崔氏以為后  
獻皆用爵又以九獻之外加爵用璧角璧散今案內宰云  
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酌  
尸后亞獻之始用瑤爵則后未酌尸以前不用也又鄭注  
司尊彝云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此  
璧角璧散則瑤爵也崔氏乃云正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

角璧散其義非也其禘祭所用四齊者禘祭在夏醴齊盎齊盛以犧尊醴齊沉齊盛以象尊王朝踐獻用醴齊后亞獻用盎齊王饋獻用醴齊后亞獻用沈齊尸卒食王酌尸因朝踐醴齊后酌尸因饋食沈齊諸臣爲賓獻亦用沈齊禘祭無降神之樂熊氏以爲大祭皆有三始有降神之樂又未毀廟者皆就其廟祭之其餘皆如禘祭之禮天子時祭用二齊者春夏用犧尊盛醴齊用象尊盛沈齊秋冬用著尊盛醴齊用壺尊盛盎齊是一齊用一尊司尊彝皆云兩者以一尊盛明水故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唯兩而已前已備釋也時祭唯用二齊其諸侯用齊及酒皆視天子具如前說其魯及王者之後皆九獻其行之法與天子同侯伯七獻朝踐及饋獻時君皆不獻於九獻之中減二故爲七獻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是也子男五獻者亦以薦腥饋孰二君皆不獻酌尸之時君但一獻而已九獻之中去其四故爲五此皆崔氏之說今案特牲少牢尸食之後主人主婦及賓

備行三獻主婦因獻而得受酢今子男尸食之後但得一獻夫人不得受酢不如卿大夫理亦不通蓋子男饋孰以前君與夫人並無獻也食後行三獻通二灌爲五也禮器所云自據侯伯七獻之制也一曰尸酢侯伯子男亦用所獻之齊也作其至合奠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用上古中古之法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此是用上古也孰其敬以下用中古也作其祝號者謂造其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史祝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孰其敬者敬骨體也孰謂以湯爛之以其所爛骨體進於尸前也與其越席至澣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疏布謂麤布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席疏

布也。衣其澣帛者謂祭服練帛染而為之醴醢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醢。薦其燔炙者謂燔肉炙。肝案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則此君薦之用炙也。夫人薦用燔是也。皇氏云燔謂薦。孰之時炳蕭合馨薌知不然者案詩楚茨云或燔或炙鄭。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則知此燔炙亦然。皇說非也。君與。夫人交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以嘉魂魄者謂設此在上祭。祀之禮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是謂合莫莫謂虛無。寂寞言死者精神虛無寂寞得生者嘉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和合於寂寞但禮運之作因魯之失禮孔子乃為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道其言雜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次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槩。正其先後若審此理則無所疑惑。周禮至無莫。正義曰案周禮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注若皇天上帝二曰。鬼號注若皇祖伯暭三曰祇號若后土地四曰牲號若

生曰一元大武五曰齋號若稷曰明粢六曰幣號若幣曰。量幣是也云號者所以尊神顯物者其神號鬼號祇號是。尊神也牲號齋號幣號是顯物也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解兩肩兩肱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脰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案特牲少牢以薦孰為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之時豚解云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案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膈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脰脊代脅為十一體也是分豚為體解。此孰其殺謂體解訖以湯爛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故祭義曰爛祭祭腥而退是也此則腥以法上古爛法中古也云。澣帛練染以為祭服者此亦異代禮也周禮則先染絲乃織。成而為衣故玉藻云士不衣織云孝經說曰上通無莫者。孝經緯文言人之精靈所感上通元氣寂寞引之者證莫。

為虛無也正本元字作無謂虛無寂寞義或然也然後至大祥  
正義曰此論祭饋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未獻賓并祭竟  
燕飲饗食賓客兄弟也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爛既未  
孰今至饋食乃退取臠爛肉更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又  
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亨煮之  
故云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者身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  
賤以為眾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體其犬豕牛羊謂分  
別骨之貴賤以為眾俎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  
是祭末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莫不得云是謂  
大祥既是人之祥善故為祭末饗燕之眾俎也實其簋簠  
邊豆銅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邊豆亦兼祿賓  
客及兄弟之等故特牲少牢賓及眾賓兄弟之等皆有邊  
豆及俎是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者此論祭祀祝嘏之  
辭案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  
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祝以孝告少牢又  
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

女孝孫來女孝孫依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  
之是嘏以慈告言祝嘏於時以神之恩慈而告主人是謂大  
祥者祥善也謂饋食之時薦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故為大祥  
**注**各首其義者正義曰首猶本也孝子告神以孝為首神  
告孝子以慈為首各本祝嘏之義也

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政亂禮失以  
為魯尚愈  
**疏**正義曰此明孔  
子歎意前始發

歎未言自歎之意子游有問即隨問而答答事既畢故更述其所懷  
嗚呼哀哉是傷歎之辭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傷此禮  
儀法則無可觀瞻唯魯國稍可吾捨此魯國更何之適而觀禮乎  
言魯國尚愈愈勝也言尚勝於餘國故韓宣子適魯去周禮  
盡在  
魯矣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非猶失也魯  
之郊牛口傷

鼯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  
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  
**疏**魯合郊禘也非是  
非禮但郊失禮則

牛口傷禘失禮躋僖公注非猶至與之正義曰郊牛口傷宣三年經文麇鼠食其角成七年經文四卜郊不從僖三十一年經文言子孫不能承奉興行周公之道故致使郊牛有害卜郊不從祀之郊也禹也宋

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父度子孫所當守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疏正義曰祀郊禹宋郊契者以鯨冥

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祀宋是其子孫當所保守勿使有失案祭法云夏郊鯨殷郊冥今祀郊禹宋郊契者以鯨冥之德薄故更郊禹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

假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疏正義曰言天子諸侯所祭之時假度是謂大大也將言今不然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神以嘏福而與主人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古法是謂大假假大也既不

於禮法大中之大謂大大之極也注假亦至不然正

義曰假大也釋詁文以經既有大字故云假亦大也從此以前皆論法於古道則為善故上文承天之祐次文是謂合莫又次云是謂大祥又次文是謂大假皆論其善也所以論其善者將欲論其惡故也故鄭云將言今不然今謂孔子之時也禮廢政壞不如大祥大假之等自此以下皆論今時之惡故下云是

謂幽國是謂僭君是也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

史非禮也是謂幽國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

俱不明也疏正義曰祝謂主人之辭告神嘏謂尸之辭致福告於主人皆從古法依舊禮辭說當須以法用

之於國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乃更改易古禮自為辭說非禮也而國之君臣祗聞今日祝嘏之辭不知古禮舊說當是君臣俱闇故云是謂幽國醜及尸君非禮也是

謂僭君

僭禮之君也。醜學先王之爵也。唯魯曾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

**疏**

正義曰：醜是夏爵，是殷爵。若是夏殷之後祭祀之時，得以前學及於尸君，其餘諸侯於禮不合。今者諸侯等祭祀之時，乃以醜學及於尸君，非禮也。此諸侯乃是僭禮之君。

**注** 醜學至用之

正義曰：案明堂位云：夏曰醜，殷曰學。是先王之爵也。天子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用郊天，故知唯天子王者之後得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

此醜學謂祭祀尸未入之時，祝酌奠於鉶南者也。故郊特牲云：舉學角是也。若尋常獻尸，則用玉爵耳。

**冕**

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劫脅之君

也。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也。

**疏**

正義曰：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者，私家大夫以下稱家。

冕是衮冕，弁是皮弁，冕弁是朝廷之尊服，兵革是國家防衛之器。而大夫私家藏之，故云非禮也。是謂脅君，劫

也。私藏公物，則見此君怕被臣之劫脅。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

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

官事不攝，焉得儉。

**疏**

正義曰：大夫具官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

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故孔子譏管仲云：官事不攝，焉得儉是也。祭器不假者，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

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若不假者，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

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聲樂皆具者，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相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

者，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非禮也者，若大夫並為上事，則為非禮也。是謂亂國者，大夫為此

上諸事，與君相敵。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乃是敗亂之國也。



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

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

同國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

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疏正義曰仕於公曰臣者

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公是諸侯之號臣是至

賤之稱今若仕於諸侯其自稱以至賤之辭而曰臣自賤

退也仕於家曰僕者謂卿大夫之僕又賤於臣若仕於

大夫之家即自稱曰僕猶更卑賤也三年之喪與新有昏

者期不使者若君有喪昏則怕在於國不歸臣有喪昏則

歸嚮家一期之間不復使役也故云期不使以衰裳入

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者今臣之有喪乃不致事身

者衰裳而入君朝或與家臣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輩是

為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者君之喪昏而在國臣有

喪昏而不歸家而在國是君與臣同國又臣是卿大夫與

僕雜居且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與僕雜居

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共國也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

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

是謂制度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

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

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勅也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

之家是謂君臣為讒無故而相之是戲讒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

夏氏以取弒焉正義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者案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是也以處其子孫者謂子孫若有功德者封為諸侯無功德直食邑於畿內也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者謂諸侯子孫封為卿大夫若有其大功其子孫亦有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大夫有采地以處其子孫有大夫位卑不合割其采地以處子孫但大夫以采地之祿養其子孫故云以處其子孫然從是謂幽國以下皆論其臣惡今此云是謂制度而論善者此論古之制度如此今日則不然謂今惡起文故云是謂制度非論今日之好故注云言今不然也注昭元至母弟正義曰此所引春秋昭元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諸侯有國處子孫之義幾秦伯不然也注陳靈至弒焉正義曰此宣十年左傳文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徵舒之母夏姬公謂孔寧儀行父曰徵舒似女行父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廩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後楚殺徵舒立成公是取弒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儼

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疾

失禮如此為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疏**正義曰此一經疾時失禮致此在上禍敗之事故言禮之

大義禮者君之大柄者言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所以別嫌明微者此以下亦並明用禮為

柄之事使寡婦不夜哭是別嫌君子表微是明微也儼鬼神者以接賓以禮曰儼以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儼鬼神也

考制度者考成也制度謂廣狹丈尺以禮成之也別仁義者仁生義殺各使中禮有分別也所以治

政安君也者用禮為柄如前諸事故治國得政君獲安存故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

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

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

是謂疵國

又為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

**疏**

正義曰大臣謂大夫以上

倍謂倍君行私也或有屢諫不聽皆越關倍君而去

臣竊者小臣士以下竊者盜也職閭位卑但為竊盜府庫

之事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者肅駿急也敝凋殘也君

位已危大臣又倍小臣盜竊愚君無奈此何唯知暴怒急

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云俗敝俗敝刑肅故法教

無常

訓為疾是肅為駿也釋詁文又云疵病也疵國者君既危

於上臣又叛於下刑肅嚴重風俗凋敝皆國之病故云疵

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於此又遂為之言政也藏謂輝

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

降命

降下也殺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

命降于社之謂

殺地

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

降于祖廟

之謂仁義

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禘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禘高

者重降於山川之謂興作

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

義也

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

共國事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政

雷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

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

**疏**

正義曰此一節以上文云政之不正則國亂君危此則廣言政之大理本

於天地及宗廟山川五祀而來所來既重故君用之得藏  
身安固也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者故因上起下之  
辭人君身在於中施政於外人但見其政不見其身若政  
之美盛則君身安靜故云政者所以藏身也鄭云藏謂輝  
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是也故夫政  
必本於天是故謂政是藏身之固其事既重所施教令必  
本於天而來天有運移若星辰圍遠北極氣有陰陽若冬  
夏之有寒暑敬以降命者敬効也言人君法效天氣以  
降下政教之命效星辰運轉於北極為昏媾姻亞效天之  
陰陽寒暑為刑獄賞罰是敬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  
地者上云政本於天此論政降於地上既云必本於天敬  
以降命此亦當云本於地教以降命但上文既具故此略  
而變文直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命者政令之命降下於  
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  
形謂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之謂殺地地有五土生物不  
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降于祖廟者此亦政教之

命降下於民由祖廟而來謂法祖廟以下政令之謂仁  
義者父親仁也祖尊義也言法此父祖施仁義於民也上  
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此亦當云命降于祖之謂殺廟以  
上文既具故此又略而變文與上不同自下皆然也降  
於山川者謂所施政令之命下於民者從山川而來謂法  
效山川以為教令也之謂興作者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作  
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也降於五祀者所施政  
令降於民者從五祀而來謂法此五祀之神以施政令也  
之謂制度者初造五祀之人既立中霤門戶竈行大小  
形制各有法度後王所以取為制度等級也此聖人所  
以藏身之固也者政既法天地法祖廟山川五祀所重若  
此謹慎行之所以藏其身而堅固注敬天至之節正  
義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禮者天之經地之義為父子  
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長  
育為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此注云天有運移之期  
陰陽之節揔包之也皆法天之所為以下教令也注社

土至物生正義曰下云社者神地之道此云土地之主  
主則神也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者此大司徒文五地  
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有所生五地摠生萬物人  
君法之施政令亦摠養萬民也注大傳至義也正義  
曰引此者證祖禰廟有仁義也云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  
者輕仁也者自用也率循也言用禰之仁依循而上以至  
於祖遠者恩愛漸輕是據仁恩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  
者重義也者言用祖之義依循而下以至于禰高者尊重  
是義事也祖廟之中自然有此仁義人君法之施此仁義  
教令以教下民也注五祀至制度正義曰此五祀鄭  
云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者如鄭此言  
則五祀神者謂初造五祀之神此人造五祀有其制度後  
王法此人之神更為制度此人造五祀非五祀本神也其  
五祀亦自然有其虛無之神非後王所取法也故此不言  
之注政之至之為正義曰言政之行若能如此法天  
陰陽使賞罰得所江地高下令尊卑有序法之祖廟而行

仁義法之山川五祀而為興作制度若能如此則民懷其  
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故云何用城郭溝池之為言不用  
城郭溝池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

也並并也謂比方之也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故天生時而地生

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

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

過差矣易曰何以守位正義曰此一節結上政令之

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命降于天地宗廟之等使禮  
儀有序民之治理故聖人參於天地者政是聖人藏身  
之固所以聖人參擬於天地則法于天地是也並於鬼

神者並謂比方鬼神則祖廟山川五祀也言北方祖廟山川五祀而為事以治政者治謂脩治也言參擬天地比並鬼神以脩治政教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者存謂觀察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仁義皆是人之所觀察言聖王能處其所觀察之事以為政則禮得次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者謂興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聖人能愛玩民之所樂以教於民則民所治理各樂其事業居處也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者正義曰若天不生時地不生財父不生子師不教訓直欲令人君教之不可教誨則君多有過今人君順天時以養財尊師傅以教民因自然之性其功易成故君者人君得立於無過之地言其功易成無過差矣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

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明猶尊也故

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

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

而患其生則當為明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不義而死含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

也正義曰此一節論政之大體皆下之事上非上之事下也上下分定人皆以死事上君者所明也

者明猶尊也謂在下百姓所尊奉君侯之光顯尊明人君非明人者也者非謂遺君尊明在下之人下云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並與此義同以所明與所養所事文同相類故鄭以明為尊也故君明人則有過者君位既尊乃自下嚮尊人於理不順故云則有過養人則不足者君唯一身若養百姓力不能周

贖故云養人則不足也。事人則失位者君尊在上而屈事於在下之人是失位也。故禮達而分定者達謂曉達分謂尊卑之分以下之事上於禮當然人皆知之是禮之曉達尊者居上卑者處下是上下分定也。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者愛謂貪愛患謂恥患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皆欲救之故人皆貪愛其以義而死競欲致死救之恥患其不義而生不欲苟且生也。注則當為明正義曰以此則君以自治覆述上文故知則當為明。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

人之仁去其貪。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

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變當為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

廟者患謂

疏

正義曰上既禮達分定患其不義而生因上生下故云故也此論去不義之事

見園入。用人之知去其詐者知謂謀計曉達前事詐者不敢為

之故云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者勇謂果敢決斷能除

惡人凶暴怒者不敢為之故云去其怒也。用人之仁去

其貪者仁者好施不苟求其財貪者見之心慚止息也故

云去其貪也。注用知至之原。正義曰言用此三者足

以成治如鄭此言但得知者勇者仁者則足以成治矣何

須用詐怒貪者乎故云去之如鄭此言則解之當云選用

人知者退去其奸詐者不須用之為其害民信也用人之

勇者去其忿怒不須用之為其害民命也用人之仁者去

其貪殘不須用之為其害民財也如注之意指當如此先

師既為前解故備載之任後哲釋焉。注變當至園入

正義曰變與義相對義是正禮明變是惡事故讀為辯辯即

正也以聲相近故致字誤云臣衛君宗廟者恐是臣之宗

廟故云衛君宗廟致死案孝經云守其宗廟謂大夫家之

宗廟此所以為君宗廟者以人臣義則進不則退不可致  
死於已宗廟故為君宗廟也孝經謂不被黜削得守之  
故為已宗廟  
所據意異也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

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

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

耐古能字

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

**疏**

正義曰此承上君死社稷以統於下

有令誤矣意心所無慮也辟開也 然後能治其國因上生下故云故也聖人耐以天下為一  
家以中國為一人者此孔子說聖人所能以天下和合共  
為一家能以中國共為一人者問其所能致之意非意  
之也者釋其能致之理所以能致者非是以意測度謀慮  
而已須知其諸事謂以下之事 必知其情者謂必知民  
之情也則下文七情是也 辟於其義者謂開闢其義以教

之則下文父慈子孝十者之類是也

明於其利者謂顯

明利事以安之則下文講信修睦是也

達於其患者謂

曉達其禍患而防護之則下文爭奪相殺是也

然後能

為之者聖人必知此情義利患然後能使天下為一家中

國為一人皆感義懷德而歸之

**注**

耐古至開也

正義

曰案說文云耐者鬚也鬚謂顯下之毛象形字也古者犯

罪以髡其鬚謂之耐罪故字從寸寸為法也以不虧形體

猶堪其事故謂之耐漢書惠帝紀中具有其事古之能字

為此耐事取堪能之義故古之能字皆作耐字後來能字

乃假借鬣三足為能是後世傳書世人殊異耐字悉作能

也故云傳書世異今書雖悉作能或有作耐字者則此耐

以天下為一家及樂記云人不耐無樂仍作耐字是古字

時有存者云則亦有今誤矣者今書雖存古字為耐亦有

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彖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

說苑能字皆為而也是亦有今誤矣案鄭注樂記耐古能

字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為三台字兩注雖異其意



足

同也彼云後世變之即此傳書世異也彼云此獨存焉即此云古字時有存者云古以能為三台字者謂今世以能字為堪能之能古者以能字為三台字是古今異也云意心所無慮者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無慮即慮無也宣十二年左傳云前弟慮無是備慮無形之處謂聖人以德義而感天下非是以意豫前無時以測度思慮故云非意也一云心所無慮謂心無所思慮但知其情等而已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我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極言人事故聖人

利

學

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唯禮可耳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

校

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

**疏**

正義曰此一節

以上經情義利害四者聖人皆知之能有天下故此覆釋情義利害必須禮以治之又明人之欲惡在心難知若其舍禮無由可化喜怒哀懼愛惡欲者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為六情謂喜怒哀樂好惡此之喜怒哀

文

公

及哀樂與彼同也此云欲則彼云樂也此云愛則彼好也  
謂六情之外增一懼而為七熊氏云懼則怒中之小別以  
見怒而怖懼耳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案彼傳云喜生  
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  
其義可知也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  
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者此文先從親者為始以漸至疏故  
長幼在後君臣處未案昭二十六年左傳云君令臣共父  
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與此大同兄愛即  
此兄良也弟敬即此弟弟也夫和即此夫義也故彼云夫  
和而義妻柔即此婦聽也君令即此君仁也以仁恩而號  
令臣共即此臣忠也又隱三年左傳云君義臣行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義亦同但傳之二文皆以國家之事言之故  
先君臣後父子但異人之說既有多少不皆同也治人  
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者七情好惡不定故云治十義俱  
是義事故云脩信是深隱故須講睦恐乖離故云脩各隨  
事立文也欲惡者心之大端也者端謂頭緒飲食男女

用

是人心所欲之大端緒也死亡貧苦是人心所惡之大端  
緒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者言人深心厚貌內外乖違  
包藏欲惡之心既無形體不可測度而知故美惡皆在其  
心外邊不見其色欲一窮之舍禮何以哉者一謂專一窮謂窮  
盡言人君欲誠慤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  
將何事以知之哉禮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中心貌必見  
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  
違僻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故

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

行之秀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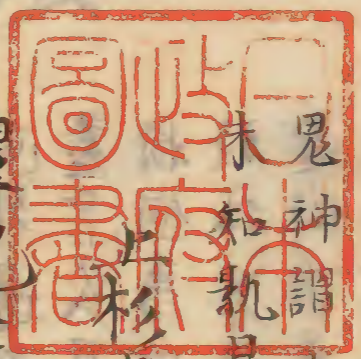
言人兼此氣性純也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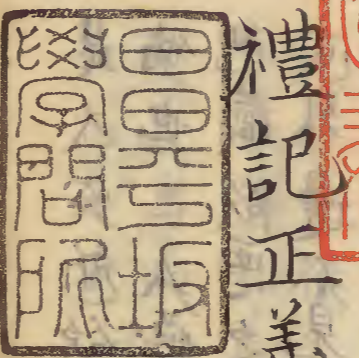
正義曰上既言禮知人情從此以下言人感天

地鬼神而生聖王還因天地鬼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以  
人情萬物可知也故人者具天地之德者天以覆為德地  
以載為德人感覆載而生是天地之德也陰陽之交者  
陰陽則天地也據其氣謂之陰陽據其形謂之天地獨陽

也



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 鬼神  
 之會者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  
 也者鬼之盛也必形體精靈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  
 會 五行之秀氣也者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  
 故有仁義禮知信是五行之秀氣也故人者天地之德陰  
 陽之交是其氣也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注云  
 兼此氣性純也今案下文云鬼神以為徒覆說此經鬼神  
 不云陰陽鬼神者陰陽鬼神天地中物故不重陳鄭下注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

安房宇藤原憲實寄進

谷

*[Faint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or marginal notes]*

